花樣男子

域外漫筆

馮進

母親有位朋友，年輕時長相出衆，對男友的相貌也有一定要求。某次約會，嫌對方長得像「大隊書記」，結果親事不諧。如今，這位美女的女兒也出嫁了，家庭經濟境況卻不太妙。她的丈夫當年是個白面小生，頗爲英俊，可現在下崗失業，一家人主要靠她的工資收入開銷。而當年那個「大隊書記」則事業有成，成爲本地的頭面人物。父親點評說：男人不用看長什麼樣，主要得看是否能幹。

郎才（或「財」）女貌的說法，在中國自是古已有之。西方的社會學家也說，男人擇偶注意女人的相貌，女人則看重男方的經濟條件，基因和物質相結合，才能保證繁衍後代的成功。說來說去，似乎女性才需要修飾保養，讓美貌和青春永駐；男性只要能賺錢就行了，「臭皮囊」無關緊要。可是當代世界變化快，這些歷來被奉爲金科玉律的「眞理」，如今也受到不少挑戰。

體育和演藝界早就開始流行中性美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英國足球帥哥碧咸開風氣之先，着裝、首飾，乃至化妝方面無一不是精緻考究，倡導號稱超越性別的「都市異性戀男性美」（metrosexual）。中國大陸的第一代超女中，也有李宇春的火爆人氣爲證。雖然「海派清口」創始者周立波戲謔曰：「看到李宇春就明白了木蘭從軍的技術可行性」，可是衆多粉絲如癡如醉地追捧，甚至有「信春哥，得永生」的口號。近年來，韓劇火了，《花樣男子》中的那些男星不光是年輕人的最愛，更是風靡亞洲各國的「師奶殺手」。一時間，在中國被嘲笑過的「奶油小生」大有東山再起之勢。

男性美、女性美的標準日新月異，男女配對的家庭組合也在發生變化。比方說，男大女小雖然還較常見，但是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不管是影星名人還是普通民衆，都更能接受女大男小的夫妻了。據二〇〇九年的一項民意測驗表明，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等地六成以上的十八至四十二歲的男子都表示願意和比他們年長的女子交往、結婚，因爲他們覺得對方更善解人意，通透人情。我周圍的八十後、九十後中，「姐弟戀」的也不在少數。在美國，更有一群只對「小男生」感興趣的「豹女」（cougar）和對「大女人」鍾情的「小狼」（cub），相看兩不厭。至於家庭裡太太比先生更強勢、事業更興旺的例子，那更是數不勝數。我的看法是，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時尚或曇花一現、轉瞬即逝，但戀愛與家庭都只能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如果社會能夠寬容、理性地看待個人的選擇，那麼當事人也就能「愛我所愛，無怨無悔」了。

紀念號《素葉》

醉書亭

許定銘

《素葉文學》總第二十六期在停刊七年後的一九九一年七月復刊，仍然是不定期出版，由每年出版六至八期，縮至後來的一兩期。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出版「二十周年紀念號」的第六十八期，爲目前最後的一期，以後還會不會復刊？天曉得！

復刊後的《素葉文學》，最特別的是取消了牛皮紙而改用新聞紙印刷，同時也沒有了蔡浩泉的插畫，非常可惜！初期二十四頁，後來回復三十二頁，自一九九五年的五十六及五十七期合刊起，愈出愈厚，如今所見的「紀念號」厚達二四〇頁，是名副其實的「巨著」。

蔡浩泉在二千年九月因病離世，「二十周年紀念號」除了是《素葉文學》的「句號」，同時也是《懷念蔡浩泉》專輯。由「素葉出版社」創社起，蔡浩泉一直是美術編輯，爲叢書設計封面，爲期刊畫版及插圖，「素葉」有今天的成就，「蔡頭」功勞至大，在最後一期《素葉文學》爲他弄個專輯，實有需要。和當時各期刊《懷念蔡浩泉》特輯所不同的，是本期《素葉文學》用了很多他的舊插畫，還有他兒子蔡邊村在老蔡彌留前的一組素描。老蔡後繼有人，走得安心！

三十年來在香港成長的作者，大部分都曾在此發表過創作，《素葉文學》是值得懷念的！

「六小齡童」脫口秀

周雲龍

如是我見

爸爸帶着一家人開車去幾百公里外的外婆家度假，特別叮囑四歲的小女兒不准在路上問「還有多久才到」之類的問題。車開了一個小時之後，小女兒憋不住了，就問爸爸：「等我們到了外婆家，我會不會已經五歲了？」

孩子的語言多麼生動有趣！

美國主持人林克萊特訪問一個想做飛機駕駛員的小朋友：如果你的飛機在空中引擎全熄火，你怎麼辦？小朋友答：我會告訴所有人綁好安全帶，然後我帶降落傘跳出去！在場的觀衆全笑了，孩子的淚水卻奪眶而出，林克萊特發覺孩子的悲憫之心遠非筆墨能形容，因爲他接着說：我去拿燃料，我還要回來！

每一個成人都來自兒童時代，但是他未必眞的明白孩子的語言，未必眞的理解孩子的心聲，所以，面對孩子，我們應當從學會傾聽開始，傾聽他脫口而出的童言稚語，然後尊重他、欣賞他、激發他。

認識一個孩子，今年六歲，幼稚園大班，媽媽是一家公司的總經理，爸爸是一名公安幹警。孩子大名叫張鳳翔，小名叫大龍。就是這麼一個「六小齡童」，常常出口成章，哪裡有他，哪裡就有笑話。我想，電視台如果有一檔少兒脫口秀節目，他一定是合適的嘉賓人選。

有一天，媽媽帶大龍到公司玩。一進門，公司的大堂經理親熱地喊了一聲：「兒子，你來了！」大龍不屑地一擺手：「別喊我兒子！」對方懵了：「那喊你什麼啊？」大龍一點不含糊：「喊：張總！」現場所有人當場笑翻。「張總」隨後進了媽媽潘總經理的辦公室，準備上網玩遊戲，這時，有人來逗他：「張總……」話音未落，大龍頭也不抬，手一揮：「別喊了，該幹嘛幹嘛去。」

媽媽回家後跟爸爸竊竊私語，商量公司裡的那些事，大龍可能聽出媽媽有什麼煩惱，他走過來，一本正經地說：「媽媽，你聽我說，你不要太累了，也不要壓力太大，要注意多休息，改天我向老師請個假」。媽媽不知道自己兒子葫蘆裡要賣什麼藥：「請假幹嗎？」大龍說：「看你累，心疼你哎，請假幫你管理公司！」

周末的早上，媽媽要去上班，大龍攔住她：「媽媽，我多麼希望你上『小班』。」媽媽不解：「什麼意思？幼兒園才有小班？」大龍糾正說：「不是的，不要當領導，當普通員工，準時上下班。你看看，員工只需要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而你有時星期六和星期天也要上班。」媽媽頓時無語，心裡卻特別溫暖：知我者，我兒也。

媽媽有次帶大龍去朋友家做客，媽媽一見面喊對方「程大哥」，大龍也不甘示弱，跟着喊起「程大哥」，大家笑成一片。程大哥見大龍十分可愛，就對他說：「過來，讓我玩玩。」

大龍很是警惕：「幹嗎?」程大哥說：「我喜歡玩小孩。」大龍立即回敬他一句：「你過來，我喜歡玩大人！」

大龍說的是實話，他確實經常喜歡「逗」大人們玩。有一次，他們全家去麥德龍商場購物，大龍看到前面有一位外國朋友，便想顯擺一下，用英語「hello」跟老外打個招呼，可惜現場人聲嘈雜，老外壓根兒沒聽到，大龍趕緊追過去，故意用結巴的口氣，而且變了聲調說：「我跟打你招呼，你聽——不——懂，你——耳——朵——聾?!」爸爸媽媽見此情景，趕緊將他拽到別處，怕鬧出國際笑話。

大龍很有語言天賦，一家三口聚在一起，有時做些腦筋急轉彎或智力遊戲。有一天，媽媽提議，看誰說出含「馬」的事物最多，爸爸說：「千里馬」、「駿馬」；媽媽說：「黑馬」、「海馬」、「寶馬」；大龍當仁不讓：「奧巴馬」、「馬來西亞」……

大龍的思維活躍，有時簡直是跳躍。某一日，他詩興大發：「媽媽，我念首詩給你聽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拿毛巾，低頭擦鞋幫。」媽媽笑不出來了，可又不好發火，不知道小小年紀的他從哪裡學來這一套！

大龍才上幼兒園，不過孩子已經被現在鋪天蓋地的電視劇薰陶得「情竇初開」，小班的時候，有個女孩叫涵涵，大家都開玩笑說涵涵是大龍的女朋友。一天放學後，大龍恰好跟涵涵等幾個孩子在幼兒園門前玩，地面上有一張廢棄的紙頭，大龍突然撿起紙頭，故作深情狀：「這不是我寫給涵涵的信麼？親愛的涵涵，我愛你！」家長們全給大龍的情景短劇逗樂了。還有一天晚上，大龍突然宣布：「媽媽，我有個情人。」爸爸緊張起來了：「啊？情人？」大龍淡定地說：「對啊，仔仔。」仔仔是個男孩，媽媽一頭霧水，大龍細細分解：「情人，就是有感情的人啊。」哈哈，爸爸媽媽都把事情想複雜了，其實，孩子很單純。

最讓媽媽印象深刻的一個情節是，有一天，她因爲一些生活瑣事想發火，大龍走過來悄悄對媽媽耳語了兩句，然後通知爸爸要召開一次家庭會議：你們倆過來，今天跟你們講，給你們提幾個問題，希望你們記下來……看到兒子的小大人樣，對峙中的父母竟然鬼使神差地眞去拿來筆和紙，大龍理直氣壯地強調：第一，媽媽寫下來，你不要發火，知道吧？發火對身體不好，會把心燒壞了；第二，爸爸寫下來，你們不能講粗話，講粗話不文明，而且會影響團結；第三，媽媽要注意，不要掙那麼多錢，兒子比什麼都重要；第四，你們倆要好好對待大龍，不許隨意發火，小孩不都是這樣調皮麼？——那天的會議雖然簡短，但是確確實實給做父母的上了特別的一課。

大龍這孩子特別大方。一天放學回來，和小朋友們在小區的院子裡玩，當時他正吃着一塊甜點，有個比他小的寶寶，見了眼饞，吵着也要吃，寶寶的婆婆便哄寶寶說，好孩子，不要吃人家的東西。大龍見狀，趕緊將吃着的東西遞過去，還順便「教訓」了一頓那個婆婆：「你幹嗎說他？小孩子不都這樣麼？」

想起新東方集團總裁俞敏洪的一個故事，也是電視台記者從俞媽媽那裡聽到的：小時候，俞敏洪家裡很窮，有天他意外得到幾顆奶糖，但他沒吃，把糖分給了幾個小朋友，只要求他們吃完後把糖紙還給他，他舔紙上殘留的糖。就是這件事，讓俞媽媽認定，俞敏洪將來一定是個做大事的人。

人一旦有了名氣，總能被挖掘出小時候的一些軼事，大龍這孩子才上大班，聽了他的一些故事，我也大膽推測這孩子將來一定有大出息，可以做大事，只是擔心接下來十多年的分數教育，會不會把這個機敏的孩子給一天天壓壞了。前些天，因爲玩遊戲遭到嚴厲批評，大龍就對媽媽抱怨：「媽媽，我多麼希望你跟爸爸離婚啊，那樣，我就可以恢復自由了。」

哈哈，孩子已經知道用自己的方式反抗了，不過，哪一天當課業的壓力壓得他喘不氣起來的時候，他還能有伶牙俐齒嗎？還會有妙趣橫生嗎？大龍的父母現在就在爲他能讀一所名牌小學而四處奔波，一場大戲就要開場了，隨手記錄下大龍的生活片段，只是爲了讓更多的人知道，咱們的孩子也曾經是多麼的機敏、多麼的快樂、多麼的天眞。

哲學層面談京劇流派

文化經緯

孫煥英

中國科學界，出了一個「錢學森之問」：當今中國爲什麼老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實際上，中國藝術界，也潛在着一個「全民族之問」：新中國建立六十多年來，爲什麼連一個京劇新流派都沒有誕生？

關於京劇流派創新問題，好多人（包括我自己）過去發表了一些探討意見。後來我發現，有一點，我們忽視了，就是在哲學層面看京劇流派。

哲學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就是個體的消亡，是總體存在的條件。這也是自然的和社會的規律。大到宇宙，中到人類，小到藝術，莫不如此。如果宇宙只有隔三差五地大爆炸、大爆炸而沒有星系的消亡，宇宙將是什麼樣子？如果人類沒有一個個地消亡而只有不停地繁衍，結果只能夠有兩個：一個是地上的蠍子蜈蚣都吃光了，天上的雲彩空氣都喝光了，人類餓死渴死憋死總體消亡；另一個是出現人吃人，吃得只剩下了一個人沒有了配偶，人類不能單性繁殖而消亡。藝術如京劇如流派，也是如此，一個流派如果長生不老，這不是什麼好兆頭；所有流派如果永不消亡，這絕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當今所以沒有新流派的誕生，除了大家過去所討論的一些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視了上述哲學命題即違反了藝術規律，搞起了流派固定，流派永恆，流派至上，流派迷信乃至流派統治。這一現象，究竟嚴重到了什麼程度？想一想：新中國建立以來所培養的京劇新人，除了一個李維康，可以說人人師出有流、出師入派。一個京劇新人，如果不屬於某個舊有流派，好像就是件丟人現眼的事情，人前腰難直；如果傳承流派輕宗不純，好像就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看一看：種種京劇大賽的那些參賽選手，自報家門，流派導師一大串；京劇申遺成功，慶賀大會就是「流派對口」。京劇新人都成了而且必須成爲流派傳人流派保人流派泥人甚至流派閹人，還有誰來創造新流派？前幾年，在京劇青年演員研究生班以外，又設立了一個「流派班」。當時一聽，很高興，以爲從體制上在鼓勵流派創新扶植創新流派，估計很快就能夠從這裡誕生幾個新流派的苗子甚至成熟幾個新的流派。後來才知道，錯啦！這裡是在爲舊有流派瀕危流派輸液吸氧，以保證它們免於個體消亡！這樣的體制，這樣的思維，還能夠指望它培養出來新的流派麼？

有一個著名的命題：不破不立。無論是主張「先破後立」也好，還是主張「先立後破」也罷，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承認有立就有破，要立就要破。這個哲學命題，老百姓的俗話，就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然而，在京劇流派問題上，這個命題被顚覆了顚倒了。現在，文藝界有一種時髦的理論：京劇流派，不是「不破不立」，也不是「先破後立」或者「先立後破」，而是不破而立。京劇總體，不是在京劇流派個體消亡的條件下存在的；京劇的新流派，不是叛逆舊有流派而出現的，不是突破舊有流派而建立的，而是舊有流派的流延承續。如：程硯秋的老師是梅蘭芳，程派，就是梅派的後裔而不是梅派的叛逆；譚派是生派之宗，任何生派都是譚派的徒子徒孫而不是譚派的突破。這種不破而立、無破而立悖論，結果就導致京劇舊有流派個體不得消亡的實踐，就導致保舊抑新的畸形體制。

印洲塘海

丁建攝

仙岩

天南地北

陳文育

朱自清筆下的梅雨潭，是仙岩最負盛名的景點。其實，這個道家福地與別的道家看中的山水洞天一樣，也以石菲幽洞、流水曲觴見長。我還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翻過大羅山抵達那裡的情景。我與京城來的朋友摸着無數大小不一的石頭，研究着像石頭一樣堅毅的男人和沉默的女人，了解他們粗俗原始的習俗、乃至信仰禮儀，傍晚，才下到仙岩的一家小旅館宿夜。我們在一個簡陋的客房，隔着暗黃色的蚊帳，夜談白天見過的男人和女人，饒有興趣地描述他們跳大神的場景和神態。人的感觸是千差萬別的，我的同伴由此談到很多西方現代派文學中的氛圍渲染和人物的癡迷心智。這些都能讓人想起白天看到跳大神時的火爆場面和男女臉上流露出來的專一神態。

第二天清晨，耀眼的陽光和鳥語花香叫醒了我們。

至少在一九八三年七、八月份，梅雨潭已經不再綠得使人心悸了，倒是雷潭、聖壽禪寺等處還延續着大羅山石頭的餘韻，並時不時發揚光大。如升仙岩，傳說軒轅氏（黃帝）曾在此修煉成仙後乘龍飛去。仰視其狀，拔地而起，突出他山之上，嵯峨崔嵬，飄然欲飛，古人便用「嶄岩逼霄漢」、「凌風生羽翰」來描繪其綽約之風姿。其他的諸如流米岩、棋盤岩、將軍岩、神龜岩等等，都以各自的美妙啓人心智。這被道家稱爲「天下第二十六福地」的景區，道教氣息隨處可見，山水空靈、清虛高遠，能使遊客反觀心性、感悟玄妙，以達到超然凌空、飛越霄漢的境界。遊歷中，我們還無意間發現一座橋洞下水與石頭的遊戲，好看且深含禪意。

上游下來的溪水湍急奔騰，遇橋下亂石橫阻，頓作旋轉激越之狀。水是石之生命，不捨晝夜；石則像水之精神，中流砥柱。水、石激盪的結果是：石頭圓了；水當下看似更加激越跳盪，一旦離開石頭，就變得和緩平靜，綿長久遠，直至天涯海角。眞乃「道可道，非常道」也！橋上有一水泥涼亭，寫滿楹聯。

傍晚，我們從瑞安僱一民船，搖夜船順水而下。回溫已是又一個凌晨了。

高貴的流浪者大街

東西走廊

風雨

蘭布尼是西班牙巴塞羅那的一條重要街道。羅馬人到達時，這裡還是一條淤泥充塞、臭氣熏天的河流，後來它成爲巴塞羅那所建的第一條寬敞的大街。街邊林立着一排排遮天蔽日的懸鈴木，成爲歐洲最著名的林蔭大道之一。當我站在街頭的時候，立刻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所感染。它除了繁華、氣派，更多的是難於言表的那份熱鬧、好玩，有趣、開心和快活。

整條街上的人，幾乎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他們賣雜物、賣手藝，男孩滑輪、姑娘賣花，各種花樣，百般心智，演繹出萬種風情。

沒有高聲叫賣，只有那種平心靜氣的表演、展示。說是地攤，有的其實還談不上小攤，只是幾樣小件，隨意擺在一張報紙或一方布巾上。有的乾脆放在赤裸的地面，或是一兩件眞的古董，或是三五樣傳世寶貝，甚至是零碎的隨身物品。眞心想要，一來二去就能成交。買賣不成，相互也能落個開心。

所有人等不分國籍，不分你我，甚至無法區分誰是賣家誰是買家，大家都是流浪者，渾然融爲一體。有個土耳其人從俄羅斯人手裡淘了一對純手工做的套娃，那種精緻小巧，買主愛不釋手。然而，寶貝還沒捂熱，不知是有些後悔，還是另有圖謀，轉身自己擺起地攤，一個亞洲女孩成爲新的買主。

街頭籠罩着強烈的藝術氣氛。展示的不一定是拿手絕活，看家本領，人人一份眞性情，吹風笛、敲皮鼓、拉提琴、噴彩繪、畫人像，也不乏中國人拉二胡、吹洞簫，最招人眼球的是那些衣着怪異、打扮陸離的行爲藝術，有古代武士、現代俠客、優雅騎士，也有跳樑小丑、儒雅大師、如花新娘。這些天南海北的流浪者，居無定所，形無定蹤，哪裡有商機，就在那裡混兒。他們時時在流動，形不成地盤，構不成統制，結不成幫派，當然更不會有兼併、壟斷、黑黨。他們並不是嚴格意義的小商小販，也不是純粹的江湖藝人，或是一時缺錢花了，臨時客串換個飯錢：或是一時心血來潮，湊個熱鬧，如此而已。所以，這些鬧騰的人，不是鬧的資金和商品，是愛好、是氣度，是快樂、是心智。

最令人肅然起敬的，是大街上到處籠罩着文明的程序。雖然有些擁擠，有些龐雜，卻是街面整潔、衣着得體，言行優雅、儀態大方，完全是紳士風度、君子做派，沒有偏激爭執，沒有粗言穢語，既沒有坑蒙拐騙，也沒有偷盜小人，大家自尊自愛、心照不宣——彼此都是流浪者。

眞正的流浪者，應該是體魄正常、內心強大、人格健全的，爲了實現心中的某個目標、某個理想，也許並不偉大、並不高尚，但他是自己的嚮往和追求。爲了抵達，他需要奮鬥、需要堅持，需要不斷流浪。因爲流浪，遠足中要面對若干未知和許多困難，度過人生的一個個關口。爲了安然無恙，所以他們不偏激、不固執、不陰鬱、不好鬥。除了極個別逃罪人或受騙者，毫無疑問，從世界各地聚集到這條大街上的是一群優秀的流浪者。

優秀的流浪，是奢雅的文明，高貴的精神。理所當然地，蘭布尼大街也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高貴者大街。

「中國四大名園」之爭

文史叢譚

汪金友

近日與揚州的文友一起遊該市的個園，受到了園方的熱情接待。不僅請我們喝茶，還送給每人三本資料。分別爲《揚州個園》、《個園的魅力》和《個園的眼睛》。一開口，主人就津津樂道的介紹，個園是中國四大園林之一，在國內外都享有盛譽。我聽了心存疑惑：「個園眞的名列四大園林嗎？以前怎麼很少聽說？」主人趕緊解釋：「這還有假，《人民日報》早有定論，中國的四大園林，就是北京的頤和園、承德的避暑山莊、蘇州的拙政園和揚州的個園。」

個園由清代嘉慶年間兩淮鹽業總商黃至筠所建，也是揚州最富盛名的園景之一。個園佔地二點三公頃，其中竹居三分之一，石居三分之一，人居三分之一。分而獨立成章、各奏華彩，合而大化天成、高潮迭起。當年的主人，以石爲友，以竹爲鄰，渾然一體，賓主難分。更匠心獨具的，是個園的疊石藝術。採用分峰用石的手法，疊成了「春、夏、秋、冬」四景。表達出「春景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景慘淡而如睡」和「春山宜遊，夏山宜看，秋山宜登，冬山宜居」的詩情畫意。

還有這「個」字，也很有一番講究。一進門，我就問導遊：「『個』字不是簡化字嗎？怎麼清代的鹽商，就給自己的園林起名叫『個園』？」導遊笑了：「你記得袁枚的那句詩嗎？『月映竹成千個字，霜高梅孕一身花』。這竹葉，就是一個個的『個』字。古書《史記正義》也有『竹曰個，木曰枚』的說法，所以個園的『個』，意味着人園合一，意義深遠。」

很慶幸，中國的四大名園，終於都看到了。要是這次不來揚州，肯定是一個遺憾。幾天後，回到了家裡，意猶未盡，便上網搜索「四大名園」。這一搜，才發現，個園爲四大名園之說，很多人根本不承認。其中反對最強烈的是蘇州的留園，他們說：「自從一九六一年，我們就是四大名園了。」

足夠的材料證實，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國務院頒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屬於園林的共有四處。分別是江蘇省蘇州市的拙政園，北京市海淀區的頤和園，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莊和江蘇省蘇州市的留園。

留園也是中國著名的古典園林，位於江南古城蘇州，以園內建築布置精巧、奇石衆多而知名。自從國務院公布爲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以後，他們非常珍惜這個榮譽。現在揚州的個園說自己是四大名園，所佔據的正是留園的位置。留園當然要當仁不讓，據理力爭。

回頭再說個園，他們的第一個依據，是一九九二年的一份《人民日報海外版》。其中登載過一篇文章，系統介紹了中國的諸多園林。並在文後列舉了中國四大湖、中國四大名園的名單，明確指出揚州的個園與北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和蘇州拙政園並稱爲中國四大名園。第二個依據是，一九八八年，個園也被國務院授予「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這樣看來，還眞的不好定論。留園獲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雖然早於個園，但「早」並不代表着「大」。不同的園林，有不同的特色。有的「面積大」，有的「名氣大」，有的「影響大」。而對於觀衆來說，「大」還是「不大」，完全靠個人感受。你說你「很大」，我卻可能感覺你「不大」；你說你「不大」，我卻可能感覺你「很大」。讓別人說「大」，才是眞正的「大」。